

陈胜吴广

天下大乱

潇水◎著

潇水全新解读 秦末楚汉历史

嬴政激动地大喊，我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陈胜吴广 同花顺

萧水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潇 水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陈胜吴广同花顺/潇水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0.6

ISBN 978-7-5470-1052-5

I. ①陈… II. ①潇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12864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7mm × 234mm

字 数: 260千字

印 张: 17

出版时间: 2010年6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
策划编辑: 雷 同

责任编辑: 赵 旭

特约编辑: 宋 君

装帧设计: 尚书堂

ISBN 978-7-5470-1052-5

定 价: 2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

序

我以为，上层与中层之间的矛盾，在中国历史上，特别是早期历史上，一直是比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矛盾，更加显著并且影响历史发展的动因。后人往往以后代熟悉的农民起义体现的农民和地主的社会矛盾，来套用和看待秦末的矛盾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不但对秦末不对，对西汉末年的刘秀之人的运动以及汉末三国运动，也都是不对的。这是没有找对历史的主要矛盾。

其实我并不愿意写这段历史，因为写的过程中要不断讨论和纠正历史教科书对这段历史的认识，这种辩论非常不易于阅读。但我觉得，历史不是为了写得更好看。好看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

我的目标，是历史可以写得更难看。

呵呵。以此作为序言吧。



目 录

第一章 我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001

秦始皇喜欢驾车自虐游：作为有十二年驾龄的皇帝，他曾五次巡行中国。他坐着木轱辘车，目的不在于游玩，而是弹压东方和南方这两片不稳定的新占区，以及查看北方边境的安全。

第二章 刘季原本不读书013

刘邦比较幸运，因为家里还属于准的中产阶级，于是很爽地经过运动，被推择为吏了。有人说刘邦是流氓，这是不对的。他从刚刚成人起，一直在“县政府”工作。

第三章 秦朝的“大跃进”025

秦始皇在建立帝国以后热衷搞“事功”没有错，这总比啥都不干整天泡妞强吧。但秦始皇违背了“量力而行”这条基本规律：在一个久经战乱才建立起来的王朝初年，本应该休息养民，像汉朝初年那样，他却大兴事功，大搞跃进，真是求死有道啊。

第四章 扭动分封到专制的脖子039

皇位是个脆弱的东西，很容易被异姓的人夺去，所以，把子弟、宗族分封为王，可以庇护皇权。

第五章 今年祖龙死053

古代旅途中的艰辛颠簸、水土不服，以及古代微生物、瘴气、细菌和非典病

毒，终于把这个原本曾经三十几岁的陕西壮汉，一剑而刺倒义士荆轲使之身被八创的秦王政，如今的秦始皇，掀倒在夏日的热风里，再也不能咸鱼翻身了。

第六章 戍卒叫、函谷举083

公元前209年七月，陈胜吴广带领着九百追随者，使用据说是“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”的粗劣但是非常环保的木质武器，首先把大泽乡拿下来了。

第七章 群雄大泡沫123

作为古代一位著名的肌肉男，项羽却非常斯文，后来连刘邦手下的人都称赞他“项羽仁而爱人”，和刘邦“慢而侮人”形成鲜明对比。

第八章 血染红桃A147

不等陈胜分说，庄贾一头扑向陈胜，陈胜慌忙拿起自己的大印来自卫。但庄贾是赶车的，经常饲养牲口，力气相当于半个牲口，很快把陈胜制伏，用马鞭子活活勒死了他。马车上的马儿都奇怪地看着这一对儿人类，心说，这两人惊了吧。

第九章 挤破黑桃A175

项梁只想着攻定陶城，万想不到身后突然涌出潮水般的秦军。在夜里遭受进攻，就像夜里发生地震，楚军营中猝不及防，项梁的命令也无法向各级指挥官传达，楚军只好单兵各自为战，但总体上一片混乱，再加上众寡悬殊，遂被章邯杀得血流成河，一败涂地，项梁亦死于乱军之中。

第十章 秦之“比干”193

“儿啊，吾欲与汝复牵黄犬，俱出上蔡东门追逐狡兔，如今岂可得乎！”李斯的这一声临终愁叹，穿过两千年的历史时空，至今刺激震撼着我们后继的人类者的神经。

第十一章 巨鹿大战211

项羽呐喊一声：“凡我将士，同当生死！杀——！”然后乘着自己的猛犸就像

一只猛兽一样踏尘卷沙冲向秦阵，其两边诸将的六七支楚军主力纵队好比一股股猛烈的火焰冒出地底，分成几道潮涌似的冲击向秦军的十数万人大阵，皆是诸将长官居先。

附记一 对陈胜的身份和“秦末农民起义”性质的重新正确认识

附记二 秦末人民起义的主体力量在于哪里

附记三 秦朝灭亡在于分封制与皇权专制的历史震荡

【第一章】我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



秦始皇喜欢驾车自虐游：作为有十二年驾龄的皇帝，他曾五次巡行中国。他坐着木轱辘车，目的不在于游玩，而是弹压东方和南方这两片不稳定的新占区，以及查看北方边境的安全。

公元前210年，当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为了争夺地中海霸权而战，迦太基人汉尼拔开始转入颓势，发明出“浮力的大小等于它排开水的重量”的阿基米德先生所在的叙拉古城也因为投靠汉尼拔一方而被攻破，阿基米德先生一边做算术，一边不小心被罗马士兵杀死了，而这时候，在亚欧大陆最东端，一个叫做碣石岛的小山上，有一个伟大人物正袖着手，看东海的日出。

这个人就是五十岁快要死了的秦始皇。

秦始皇喜欢驾车自虐游：作为有十二年驾龄（驾驭中国的年龄）的皇帝，他曾五次巡行中国，平均每两三年就出巡一次。他坐着木轱辘车，目的不在于游玩，而是弹压东方和南方这两片不稳定的新占区，以及查看北方边境的安全。每次他都是春来秋往，跨月兼季，在跑路的里程上，古来君王中只有大禹能跟他相比。即便不出巡的时候，他也每天都要看文件，一百二十斤重的竹

简，不看尽此数，不go to bed。看得出来他是个勤勉的皇帝。

秦始皇勤劳政事之余，还富余了一些体力，于是就去干一些糊涂事：当他年逼五十，两鬓生霜的时候，开始致力于登仙不死。大骗子徐福跟他要了一万斤黄金^①，带着几千半熟少年入海寻神药。结果神药没有找到，徐福和钱却没回来——似乎去了日本。现在日本三重县有徐福的坟墓和墓碑，和歌山县也有坟墓，不知为什么他一个人有两个墓。总之日本人并不讳言徐福，日本有一百多处与徐福有关的遗迹和遗物，徐福的碗还被当地名人望族世代传藏。

徐福在日本据说还泡到了一个媳妇叫“阿辰”。金立神社的日本人每五十年要祭祀一次徐福，把他的神像抬出来逛街，一直抬到“阿辰”的庙里见见面才回来。据说这个传统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。虽然徐福去日本的事情没有定论，但当时日本尚处于石器时代却没什么争议。不过，考古发现，此后的日本就有了快速发展，很快出现铜器和铁器，并且产生了类似春秋战国的百多个小国，互相攻伐。

不说日本的事了，秦始皇还在中国等着徐福回来呢。等了半天也不回来，于是“卢生”又跑来骗他说：练神药需要神仙掌勺，但神仙是很腼腆的物种，怕见生人，您必须藏起来，神仙才肯来。于是可怜巴交的秦始皇又把自己藏起来了。他在咸阳城摆了个巨大的迷宫，方圆达两百里，用天桥、甬道（两侧带墙的道）连接咸阳城内外的二百七十多个离宫别殿，他在里边悄悄走过，除了老鼠以外谁也找不到他。当然他也定期从迷宫里钻出来，在咸阳宫里面见群臣理政决事。

有一次，他又在迷宫里玩鬼撞墙，突然看见丞相的车骑从远处过来了。丞相的车骑非常煊赫，秦始皇不太高兴，觉得他用车超标，于是嘟囔了几句。

当时秦朝的丞相设左右两名，一个是李斯，一个是冯去疾。这个超标的不知是其中哪个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该丞相闻讯后立刻减损车马，不敢摆阔。秦始皇知道了，大怒，心想一定是身边某个太监泄露了我抱怨丞相的话。“我不是说好了吗，不许泄露我在迷宫里的行踪吗。不然恶鬼知道了，神仙就不敢来

①：当时的钱分两种，主币是黄金，辅币是青铜的“秦半两”。一斤黄金得一万枚“秦半两”。

了！你们敢泄漏我抱怨丞相的话，也就敢泄漏我的行踪，你们还不想让我吃不死药啦！”于是他把那天在场的身边值勤太监全宰了。

这帮人死得也活该，说好了捉迷藏，却乱讲。

可是，尽管秦始皇这么虔诚，腼腆的神仙们还是不肯亲临咸阳，一露芳容。负责拉皮条的卢生，一看自己拉不来神仙，就在骗局将被揭穿前卷着钱逃跑了。临走还把秦始皇大骂了一场，骂他心不诚。原话是说秦始皇“贪于权势”，老秦整天忙着处理政务，不适合当神仙。

秦始皇从迷宫里出来，发现卢生已经跑了，自己还挨了骂，骂词已经传到了咸阳民间，于是他的愤怒可想而知。作为老百姓，被人骗了，也要一哭二骂三上吊，作为皇帝，则只有杀人了。他展开大搜捕，要坑杀这些骗人加骂街的。

当时云聚咸阳的文学方术士甚众。这些家伙有分工，文学士是歌颂太平用的，写写赞美形势的好文章，干些帮闲的事。方术士是练药的，治病求长生圆满，类似某某功，总之他们的特点就是跑来蒙事，以求“奸利”，也就是抓钱。以徐福、卢生为代表的这帮骗子都发了巨万大财。秦始皇当了冤大头，非常恼怒，于是下令在咸阳的这帮“文学方术士”中间排查类似徐福、卢生这种骗钱蒙事并且诽谤我的人，最终互相揭发，确定了四百六十余个有问题的人，秦始皇把他们都坑杀了。坑得好！

这件事情后来却成了秦始皇的盛名之累，被称作了坑儒。其实“坑儒”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到底坑的是不是儒？历来聚讼纷纭。据不佞的揣测，秦始皇并非专意要坑儒者，而是坑那些被他养着却还攻击他的人。坑他们的标准和目的，用《史记》上的话讲叫“为妖言以乱黔首，皆坑之，使天下知之，以惩后”，以避免天下人再来诽谤皇帝，而不是惩罚他们学了儒学。

后来公子扶苏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。扶苏这人心比较软，给在这些要被坑的文学方术士们求情时说：“这些人都是诵法孔子的，请陛下原谅了吧！”

扶苏夸讲这些人“诵法孔子”，宣扬他们学儒这个优点，以便得到饶命。也就是说，在扶苏和他老爹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假设前提：学儒、学孔子的是好人。所以虽然他们有骗皇上的钱和诽谤皇上的嫌疑，但毕竟是学儒的，请饶



了他们吧。可见大秦朝和秦始皇并没有一贯把儒者列为打击的对象，否则扶苏能这么夸人来救人吗？如果“学儒”是他们的罪名，扶苏还用这样的“罪名”为他们求情，岂不是脑袋进水了。

秦王朝虽然历来倡导法家，没有抬尊儒者，但也未必灭绝儒家。事实上秦始皇、秦二世身边一直都有很多儒者色彩的“博士”。博士们地位很高，常在秦始皇、秦二世面前跟丞相级别的人讨论国政，看来颇受亲近，算是进了“政治局”。秦始皇的泰山石刻上也有譬如“专隆教诲，男女礼顺”，这是儒家的主张，用教化而不是法治来管理民众，用礼而不是用刑。后来即使到了秦二世时代，陈胜吴广起义了，对于这样的大事，胡亥还曾召“博士诸儒生”问对策，有博士和儒生三十余人上前回答问题，可见儒生是一直不同程度的参与到秦政府的高级决策层的。

总之，秦始皇并不是有意要与儒家为难。这四百六十人被秦始皇坑杀了，是因为秦始皇痛恨他们像卢生那样被自己养着却诋毁自己，犯了诽谤罪，而并非惩罚他们学了儒。秦王朝并没有专意要“坑儒”，最多是坑了政见不合者，而且只是这一次行动。

《史记》上说的是“坑术士”。“坑儒”一词第一次是由桑弘羊提出，那时已距秦始皇有一百多年了，而且同一时期另一个汉朝人“伍被”则依旧说是“杀术士”。至于后代司马光、苏东坡这些比较严谨的文人，也都是说“屠术士”。总之这次行动不是专门针对儒者来的。

二

虽然刚刚坑掉了一些蒙事加诽谤的文学方术士，但似乎骗子们还是前仆后继。一个神汉告诉秦始皇说，出去旅游能减少灾病。于是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开始了他最后一次出巡。这次与以前的不同，跨时将近一年，除了视察地方兼有延神禱寿的作用。

他一路高歌东进，从吴越地区绕到了山东。他身边的博士告诉他说，东



海里的大鱼妨碍了腼腆的神仙们的光临，这个博士也不是什么好博士，应该坑掉！于是秦始皇就驾帆出海，用古代机关炮连弩射杀了一条巨大的鱼。这种“机关炮”可以连续发射弩箭，是战国晚期的发明：在弩机上面装了一个竖形的箭匣子，像机关枪那样，可以把匣子里长短不一的箭噌噌地都射出去。但是射程不远，只宜近距离群发。所以可以猜想老秦是贴近了这条大鱼射击的，真不要命了。

演出完这个秦朝版的《老人与海》，秦始皇终于被折腾得闹病了。

当时已是夏季，五十岁的秦始皇躺在返回咸阳方向的车里，激动地叫道：“我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！”可是病情却日渐沉重。

秦始皇躺在“温凉车”里，这车的样子像一个房子架在车上，使人联想起烧给死人的纸糊房子。穿过可以推拉的铜制车窗，外面的山东大地上红日升腾。秦始皇望着车窗外的日出景象，喃喃说道：“我不是开玩笑，北方的日出跟南方就是不一样！”

北方的原野僵而平坦，日出光大而煌明，先是一线滚浪般的红云涌出地表，下面耸出太阳，火焰炽烈照得南北西三个天边也都红了，好似君临天下一般。而南方的原野温而软，日出也迟迟疑疑，跳起来再落下，反反复复，好像一只篮球。这是因为南方多丘陵，随着观察者譬如秦始皇的车子移动，日出也就在丘陵的表面吞吞吐吐。终于太阳升上来了，但南方多雾，无甚火力，颜色好像橙黄色的橘子，太阳静静的，凉凉的，温婉地不敢正眼看人间，羞怯地挂在天角，仿佛喝醉酒的月亮。

南方人的性格，也仿佛这醉酒的月亮一般温软。不过这是现在的南方人的特点，在当时两千年前，还不是这样的。南方的吴越开化晚，人民生性刚野，颇是狠猛。譬如秦始皇这次巡行先到了吴越地区的时候，有两名群众演员——一个叫项羽，一个叫项梁，前来围观。项羽望见了秦始皇的赫赫仪仗，就说道：“这个男主角可以取而代之。”原话是彼可取而代之，意思是我也可以上去演这个A角。

项羽还要继续乱讲，被项梁捂住了嘴巴：“不要乱讲，全家杀头的罪啊！”——项梁是项羽的叔叔，所以成熟稳重一些。他大约担心被导演听到

了，俩人就得从群众演员中除名。

这两个群众演员，敢在这里乱叫，可见南方人众对于秦始皇的普遍态度，也许还不是很恭顺的。这是因为南方接受秦人的统治晚，而且距离秦王朝核心地区关中平原遥远，所以不大服气。

北方就更完蛋了，重灾区是山东。山东原本是齐国的疆土，距离秦国遥远，被征服得也最晚。于是去年山东与中原交界的地方掉下一颗陨石，就有当地的坏蛋拿刀子上去刻了七个大字：“始皇帝死而地分”。这是在咒他死呢。

“始皇帝死而地分”是什么意思呢？按无产阶级学者的说法，是人民群众憎恨秦始皇的残暴统治，纷纷闹着造反。按资产阶级学者的解释，则是六国的亡国贵族们，盼着秦始皇死好趁机复国。

后者的解释比较让人赞同。所谓“地分”就是土地重新分封的意思。老百姓应当不会关心把统一的中国分成几大诸侯板块的问题。所以，刻下“始皇帝死而地分”的人，肯定是某个诸侯旧贵族。

事实上，刻“始皇帝死而地分”的人也好，嚷嚷“彼可取而代之”的项羽这位诸侯旧贵族子弟也好，他们整天想的都是复辟。除了项羽，还有一个著名的张良，甚至急不可待地开始了追杀秦始皇行动。

张良的爹原是韩国的相国，属于贵族，血统上是王族分支，连续五代担任相国。我们知道，韩国和山东六国一样，推行贵族政治，这是一种没落政治，后被秦人革掉了。但是这种政治在习惯了它的东方六国民众和士官们看来，还是有着颇大的留恋，这大约就是鲁迅说的“嗜痂之癖”吧。他们对贵族们和贵族政权的政治有一种割舍不去的爱。

不管怎么样，张良和他爹都是贵族，当韩国灭亡以后，韩王族被撵下台，张良过起了拉登的游击队生活。由于是五代相国，所以经济上比较宽裕，光家童就有三百人，张良用家里攒的这些钱积极训练大力士，带着一群恐怖分子乱跑，张良的目的就是复国。

终于抓住了机会，趁秦始皇一次出巡，张良带着一个古代狙击手，在河南原阳县郊外一个叫做博浪沙的高地埋伏下来，准备向秦始皇下手。张良搬出一个古代炮弹——六十斤重的铁椎呈瓜形。如何发射呢？当时没有肩扛火箭发

射筒，好在狙击手是个大力士，准备肉力发射。

张良和古代狙击手俩人埋伏在山路上，久等不至，心里非常忐忑：“那谁不会路上出什么意外吧！”

他俩非常真切地替秦始皇担忧着。

正这时候，秦始皇坐着像新娘结婚那样的车队过来了。每辆车子都涂着十几层的植物漆，上边画着云霓鬼兽，油光鉴人，车尾建着各色羽毛做成的彩旗，气派豪华逼人。跟现在结婚的车队一样，秦始皇的坐驾大约处于第二位，叫做金根车，他前面有一辆全副武装的战车开路，战车上用虎豹眩目的皮子装饰着。

张良对狙击手说：“瞄准第二辆车，准备肉力发射——，10，9，8，7，……2，1，发射！”

但是想不到秦始皇的车速太快^①。火箭弹在飞行的时候，秦的坐驾已经迅速前移了，炮弹落在了后边的随从车上——就听咣当一声，随从车变成了鸟窝形。被击中的人像流产的鸟胎一样，躺在了铁制鸟蛋的旁边。

唉！瞄准前面的武装战车就对了。

三

秦始皇诏令天下，大索十日，捕捉刺客。张良赶紧更换了姓名，往距离秦国腹地陕西最远的江苏跑去了。张良更换了姓名，说明还是有消息泄露了，那也许，是那个大力士被捉住了。

下邳地处江苏北部，张良在这里窝藏下来，当行侠。下邳这个地方前几天我还开车路过，叫做邳城，城心有一个大象的巨塑，不知是什么来历。周边几个城市的雪都及时铲了，唯独这里的马路上积雪像北极一样冰滑，看来这里人不算勤快，缺乏公益意识。我在冰上开车，不敢开快，但后面一个当地大巴

^①：秦始皇的车是六匹马拉的，一般的车子是两匹马。车轴外面的密封壳里通常放的润滑油是猪油，秦皇帝的车大约是鲸鱼油，所以车更快。

却玩命地飞跑，一路按喇叭尖叫着骂我。我就在前面堵着它慢慢开，不让道，一直对峙了好几公里。后来我下车想向路边一个黑车司机问路，他一看我带着求助的表情过来，立刻就启动车子逃跑了！好有个性啊。总之这是个民风轻狎的地方，显得兵荒马乱的，以今例古，当初也应该乱遭遭的。事实还真的是这样，《汉书》里也讲这一带人的“急躁、专为自己”，跟我的实际体验一模一样，看来至今都没有大变化。

中国的地形是由黄河、长江两条大河雕琢出来的。其实两者之间还有一条平行的淮河，淮河源自河南，流经安徽、江苏北部，在淮河以北与之平行又有一条古代有名但是现在快干涸的大河，就是泗水。淮泗之间，也就是淮北地区，也就是位于江苏北部，在秦朝时代被上帝埋放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：这一地区不但在下邳窝藏了恐怖分子张良，附近的沛县还有二流子刘邦也在鬼混，而下邳以东一百公里则是韩信的neighborhood淮阴，项羽的老家宿迁则在下邳以东二十公里。看来以下邳为中心方圆一百公里的整个淮北到泗水两岸（江苏北部地区），当时躲藏着无数混世魔王和亡命天涯的人们，真是造反者的渊藪，天高皇帝远的好地方，不愧《汉书》上对它“急疾专己，地薄民贫，好为奸盗”的评价，其实，秦末轰轰烈烈的反秦主力军，也就是从这一地区崛起的——江苏北部地区，淮北地区。

既然项羽的家也就在下邳附近，不免要与张良发生交结。项羽有个族叔叫做项伯，项伯一不小心杀了一个人，只好四处乱跑，却没有地方躲。张良正好在下邳这里装大侠，即“为任侠”，走江湖老大的冷酷路线，于是就把项伯收留窝藏下来。因为张良比较有钱，又有一帮小弟，所以能罩得住项伯。凭了这些关系，张良跟项氏建立了不错的交情，后来他一直在刘邦、项羽两大集团间跳来跳去。

下邳城里有个老头子也很坏，经常以欺负年轻人乐。有一次张良在下邳城外一个桥上散步——邳城外不远有一个沂水，我开车还从沂水上的桥开过了，不知是不是这个桥。这个老头子走到他旁边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这位孺子（小弟的意思），你看见我这只鞋了吗？我现在把它脱下来，扔到桥下去。请问，你看你能不能把它取上来！”